

部隊曲藝創作選集

夜走五云山

凌霄等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名著丛书

夜走五云山

张一弓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內容介紹：“夜走五云山”是描寫兩個解放軍戰士，
机智、靈活地破獲了一個匪特小組的故事。“單人俘敵一個連”
是描繪解放軍英雄的勇敢、机智。“繃不完的恩情”“送傷員”
是描寫人民對自己軍隊的愛護和對敵人的仇恨。“應當檢查”是
寫人民戰士的責任心和高度警惕性。



夜 走 五 云 山

凌 霄 著

*

江蘇省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証出〇〇一—號

江 蘇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南 京 湖 南 路 七 號

新華書店江蘇分店發行 美丰祥印刷廠印刷

*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1 7/8 字數36,000

一九五六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六月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10,000

統一書號： 10100·302

定 價： (6)一角七分

目 錄

夜走五云山(快書).....	凌 霄(1)
單人俘敌一个連(快書).....	仇学端(17)
綉不完的恩情(鼓詞).....	賈承基(28)
应当檢查(快書).....	任德泉 徐慶保(39)
送伤員(唱詞).....	王 楠(48)

夜走五云山（快書）

凌 霄

閑言少叙開正篇，
表一段夜走五云山。
这一天
正是五一年十月二十九，
陣陣西風刮面寒。
眼看太陽偏西落，
公路上來了兩位通訊員，
靠左边青年小个是梁成虎，
右首里一位大个名叫田玉堅。
二同志穿的一身新軍裝，
軍帽上八一軍徽亮光閃，
身上斜背冲鋒槍，
手榴彈橫挎在腰間，
二同志接受任务前往縣政府，
为聯絡剿匪的事情去送公函。
簡斷截說出來了四十里，
嘖！見一座村庄在眼前，
远看瓦房好整齐，

近看街道平又寬，
二同志前走不觉到了街心，
有一家飯店門朝南，
門口挂个紅招牌，
紅綢飄帶迎風展。

店門里边客滿座，
掌櫃的里外忙的來回轉。

老田說：“喲！我直觉得餓的慌。”

小梁說：“可不是嗎！光顧走咱倆忘了吃晚飯。”

他二人正在把話講，

忽听得耳旁有人喊：

（夾白）“二位同志里边請坐！”

二同志進門才坐定，

掌櫃的過來开了言：

“二同志！吃什么酒，用什么飯？

赶快吩咐我去办，

吃饅头还是吃干飯？

咱还有餃子，油餅炸醬面。”

老田說：“我們今天有任务，

还要連忙把路赶，

酒多誤事不能喝，

簡單些越快越好不要拖時間。”

掌櫃的說：“二位請少等，

頂多不过半个鐘点。”

小梁一听叫了声“掌櫃的，時間太長不合適，俺們的路程還很遠。”

“同志啊！買賣太擠我人少，咱有個先來後到理當然。”

小梁把眉頭一皺要開口，見那邊有個客人答了言。

看這人，年紀多說不過四十五，少說也有四十三。

胖胖的身材個頭高，胸寬腰胖肚子圓。

下身穿條青布褲，

上身穿的府綢白襯衫。

他兩眼圓睜開言道：

“掌櫃的！你買賣做的太死板。

看二位必有緊要事，你不該拖拖拉拉磨時間。

軍隊來了該照顧，耽誤了公事理不端。”

掌櫃的說：“先生，不是我不開竅，實在是店小客多有困難。”

那人說：“沒關係，把我的飯菜先拿給二同志，先請二位用晚餐。”

梁成虎一听忙阻止，

他說道：“多謝老鄉照顧咱。

我們少等几分鐘，

也不能耽誤你吃飯。”

那客人躬身哈腰忙施禮，

“同志，自己人，客气啥！”

我這買賣人走南闖北沒早晚。

看二位必有緊急的事。

今天走了多么遠？”

小梁說：“四十里。”

“哦！四十里……怪不得累的滿頭汗。”

“吸煙，同志。”

“不會。”

“啊……二位同志是哪一部分？”

今天到城去嗎？哈……有什麼貴干？”

老田一听心一楞，

這人問長問短為哪般？

小梁說：“我們是人民解放軍。”

“哦……解放軍同志，

真稱得起頂天立地的英雄漢。

你們辛辛苦苦守海防，

國家平安全靠你們來保全哪！哈……哈……”

（旁白）這人說話還像是怪進步的哩！

“啊！同志咱海防修的什麼樣喲？”

唉！這一句話可警惕了田玉堅，

我們守海防他怎麼知道的？

他为啥偏把这些事情管！

田玉坚面带笑容开言道：

“老鄉，对不起！

軍事情况嗎，对不起，这个我不能同你談。”

（夾白）哦…是…是…对…我这个人就爱多嘴多舌的

……哈……

二同志低头不作声，

那人他兩眼不住的朝这看。

搭搭訕訕找話說，

冷言热語地弄些寒暄，

这时天色已昏黑，

夜光表指着七点半。

田玉坚叫了声掌櫃的。

店家应声到跟前。

“掌櫃的！”

“哦。”

“这里离城有多远？

走山路还是走平原？”

“同志走大路还有三十五，

走小路十八得爬山。”

小梁說：“对！爬山咱也走近路，

早完成任务早回轉。”

那胖客人一听插了嘴，

大模大样的开了言：

“叫我看二位不如走大路，

五云山山高行路难。

别看爬山路程近，

山高路小不方便。”

小梁說：“老鄉！这个沒关系，

管什么方便不方便。

咱年輕力壯脚腿快，

山高万丈也难阻攔。”

那客人一听忙笑道：

“对！不过兄弟我只是参加个小意見。”

老田一想忙說：“对！

老鄉說的是实言，

咱明天回來走近路，

免得今夜晚爬山有困难。”

那客人一听面帶笑，

“这同志說話有高見。”

二同志，算好帳，付了錢，

帶好武器出了店，

那客人送到店門口，

躬身道：“二位好走明天見。”

你看他目送二位上了大路，

轉回來就抽身快步下了正南。

且不說这客商直奔南山去，

咱單說这二位赶路的通訊員：

二同志出門奔正西，

气喘嘘嘘不停閑，

出了庄头岔小路，

抄近路直插五云山。

他二人一边走來一边講，

把剛才的情況來漫談。

小梁說：“那老鄉說話还挺开通，

我看他覺悟水平还不淺哩！”

老田說：“你思想單純太不懂事，

言語行动沒深淺。

看那人問長問短沒好意，

咱走路为啥他也要管管！

根本我就要走山路，

为啥他硬說走山路不方便？”

小梁說：“啲！也許他商人習气太嚴重，

要是坏人咱就送他公安局里押几天。

老田說：“对可疑的分子要多研究，

不能想得这么簡單。

这一帶特务活动很厉害，

咱走路可得多長眼。”

二同志快步往前走，

冲鋒槍緊握在胸前。

簡断截說來的快，

他二人已爬上了这座五云山。

只見那懸崖陡壁千百丈，
夜霧層層蓋滿山，
風吹古樹颯颯响，
夜猫子咕咕的直叫喚。
往前看望不見三尺路，
往上看只見兩丈天。
狂風怪叫野草動，
天黑的對面伸手不見拳。
小半夜，他二人才摸着翻過兩個山頭，
只覺得滿身汗水兩腿酸。
再往前，只見松林不見路，
往後看，黑鴉鴉的松林不見邊。
老田說：“小梁你看找不着路走可怎麼辦？”
小梁說：“不要慌，快坐下憩憩我喘一喘。”
老田說：“不行啊！不能在這裡拖時間。”
小梁說：“不要緊啊！你不知道我早就覺得腿酸發軟。”
田玉堅正想答他話，
啲！那樹林後忽的一溜燈光閃。
在兩塊大石頭的當腰里，
有獨立破廟一小間。
門帘一起看見走出了一個人，
門帘一落黑洞洞又看不見。
那人他門口立正說了一聲“是！”
緊接着在門外來回轉。

你說他是個軍人在此有任務吧？
可是他身上沒把軍裝穿。

你說他是夜晚“解手”的老百姓吧？
只見他又伸頭縮腦的四下里看。

老田急忙拉了拉梁成虎，
“看見沒有？”

“看見啦！”

“這是干啥的？”

“誰知道！我上前問問他！”

“喂！別慌！

情況咱們不了解，

毛毛糙糙太危險，

看明白：

是老百姓咱就問個路，

是壞人咱就想法跟他干！”

二同志主意已拿定，

撥着青草爬向前，

那个人，猛听得遠邊草兒動，

忽的聲來了個向後轉。

蹲在地下看看草，

又站起身來望望天，

他大模大樣的走過來啦！

二同志緊貼着地皮不動彈，

田玉堅斜眼一瞧見他腰里像插枝駁壳槍，

暗想道：“你不是特务也是坏蛋。”
刹时间，那匪徒从老田面前过，
田玉坚从背后抽身一跳扑上前，
未等匪徒叫出声，掏着脖子堵住嘴巴，两手一使劲，把
匪徒“扑通”摔了个脸朝天。

冲锋枪点住他心口窝，
“不准动！吭气，枪斃你！”

那时快，我说时慢，
当时间一口气他二人把匪徒拖出去了半里远。
那家伙原先还以为是谁故意和他开玩笑，
到后来，仔细一看，哟！这……这怎么回事？
不由得扑通跪在脸跟前。

“弟兄们！饶命！”

“小声点！”

“是！”

老田让小梁放警戒，

对匪徒说：“说实话，干什么的？要不然一枪送你回台湾！”

匪徒说：“他们里边正开会，
叫我出来把岗站。”

“你们什么番号，多少人？”

“弟兄！一共九个人，

他们是‘大陆特务团’，”

“在这里干了些什么名堂？”

“弟兄们！我是才空降到此地，

落地还不到七八天。

他們下山我看家，

他們开会叫我把崗站。

我淨干了些零碎活，

正經事从來沒敢管。”

“他們里边开什么会？”

“我……一句我也沒听見。”

田玉坚一見他件件不知道，

决心到庙里去察看。

把匪徒反背就往樹上綁，

毛巾塞嘴不能喊。

二人就悄悄的往前走，

快步到了庙門前。

又緊接摸到后窗外，

湿破窗紙往里看，

啊！原是一羣匪特正开会，

点的是洋油灯一盞。

一圈坐着八个人，

一色的駁壳短槍小打扮。

当中坐着个大胖子，

正指手画脚把話談。

田玉坚一見那胖子好面熟，

啊！原來是今白天早已見過面。

田玉坚他心中暗想明白了，

不由得一陣氣心間：
“怪不得店里裝的那么進步，
怪不得問長又問短。
怪不得願讓我們走山路，
他還要陰謀詭計胡弄咱哩！”
老田留神往下看，
那胖子指手又划拳：
“到明天根據情況先下手，
煽動民心造謠言。
派一組往城里去放毒，
先破壞他政府和機關；
到晚上一面放火燒倉庫，
公路組還要繼續埋雷割電綫。
一天內齊頭并進都下手，
管叫他不敢輕易再搜山。
這匪首話還未說完，
有個瘦子接着談：
“報告長官！咱既來殺人就不要怕血，
为什么不拿個干部軍屬開刀露露臉？”
匪首說：“不，要記住‘總裁’說的‘長期潛伏’的話，
一切都要從長作打算。”
那瘦子說：“可惜咱不敢去弄個解放軍，
得不到部隊的情報和文件。”
那胖子拳頭一舉開言道：

“这个事情不算难，

今天有两个解放军，

往县城里去有公干。

我恐怕咱今晚毫无准备难下手，

我骗他明天从这里往回返。

只要明天埋伏好，

管叫他鲜肉送到咱嘴边。”

在窗外，田玉坚句句都听清，

梁成虎气的浑身打战战。

“妈的！干掉他！”

“别慌！”

老田说：“听听他诡计多毒辣，

看看他阴谋多奸险。

今晚上拚命也得干掉他，

要不然，眼看着此地人民遭灾难。

他人多，咱人少，

让他发觉不好办。

必须让他措手来不及，

前后夹击给他连窝端。”

二同志言罢忙动作，

一前一后忙分散。

田玉坚回身刚要走，

梁成虎，“嗤楞楞”两个榴弹拉开了弦。

他“嘩啦”撕下了窗户帘，